

看台湾

女性官员比例20年新低

妇女团体对蔡英文“翻桌”

本报记者 陈晓星

眼看就要当家主事的蔡英文，是台湾历史上首位女性领导人。选前她曾承诺如果不听民间团体的意见，民间可以“拍桌”，没想到最先对蔡英文“拍桌”的是台湾的妇女团体。近日，妇女新知、励馨基金会、主妇联盟等联手在民进党中央大楼前举行行动剧，“拍桌”不够，最后还“翻桌”，以此讽刺蔡英文将一干大叔、伯伯们带进参政团队，却对女性关上大门。在已经公布的人事安排中，女性仅占蔡英文团队的1/10，倒退到台湾1996年的女性参政比例，为20年来最低。

“我们没有蜜月期”

发展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台湾妇女社团曾经是民进党的战友，民进党也一直高举

“女性权益”的大旗。妇女新知基金会首任董事长李元贞表示，做为一个妇运者，曾经多么欣喜台湾出现第一位女性领导人，这不但突破了妇女参政的天花板，也让小女孩的梦想不再是“第一夫人”或副手。但没想到蔡英文却对提拔女性如此吝啬，对培养女性人才没有任何安排，“使我非常伤心”。励馨基金会执行长纪惠容表示，蔡英文这段时间的表现实在令人失望，也让人愤怒。“我们没有蜜月期，现在开始就会不断监督。”

对此，蔡英文选择在网络发文平息众议，还是那套“外交辞令”：各位的指教，我虚心接受。她表示将在未来的人事安排中保持推荐管道的畅通，尽量弥补这个阶段已经的不足。并承诺将把性别平等落实到不同职业领域，也会要求各部门在决策时务必要把

性别议题纳入考虑。但蔡英文也软中有硬称，自己的出现“不必然等同于整个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

即将上任行政机构“发言人”的童振源马上跟进，称民进党一向注重女性权益，这次团队的组成过程中，负责人林全曾征询多位女性参政，“但结果不如预期”。亲绿媒体出面替蔡英文缓颊，称参政是选贤与能不是选性别。有人反驳称：“那么多百姓不满意的男性官员都是贤与能吗？他们不贤不能可以换人做，为什么女性连机会都没有？”

“没摆脱两性模式禁锢”

蔡英文在这场讨论中的回应对不到社会的谅解，台湾另一位妇运健将林世嘉质疑蔡的表现为“口惠”。林世嘉表示，如果选贤与能，台湾绝大部分女性、哪怕是高学历的职业妇女都是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她们对教育、食安、环境等问题有更多的了解，如果投入管理工作，会贴近普通家庭的需求。决策部门没有女性，是团队的“灾难”。有人投书媒体指出，蔡英文的当选可以“不必然等同于整个社会女性地位的提升”，但是“能不能”与“想不想”是两件事，女性领导人的出现当然为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难得的机会，问题是蔡英文并没有在意这个机会，反而任由女性从政的比例降低，不仅如此，其团队平均年龄为61岁，也令她选前对年轻人的承诺落空。

蔡英文为何不顺而为收获台湾妇运界对民进党的继续支持？署名陆希的专栏作家发表文章分析，蔡英文虽然赢得了位高权重，但她自己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社会对两性模式的禁锢。在这个模式里，男性领导者为了体现尊重女性，彰显平等，会任命女性副手，这符合传统模式对于女性的要求，即女性应当辅佐男性。而一个女性的领导者却需要更多的男性来“保护”，因为女性更容易受到

攻击，而在抵抗攻击时所能展现的力量不足。虽然台湾有了女性领导人，但如果她还是一个需要被男人保护的女人，那台湾的性别平等不是退步的问题，而是很落后。文章指出，蔡英文现在的作法不是太骄傲，骄傲到可以不理睬反对的声音，就是太自卑，自卑到认为没能力实现诺言，没能力点亮台湾。

“对不起彭婉如”

19年前惨死的彭婉如，当她在民进党党内为女性参政奔走时，蔡英文还是台北象牙塔里的教授。现在蔡英文成为民进党的老大，而彭婉如案仍未告破，到今年年底此案便过了法律追诉期，眼见惨案不了了之。

彭婉如留学美国时的研究课题就是妇女运动，回到台湾后一直致力于为台湾女性争取权益，1996年出任民进党妇女发展部主任，当年11月30日她到高雄参加民进党代表大会，为了要在会上通过《妇女参政四分之一保障条款》连夜奔走，结果在搭乘出租车时失踪，3天后尸体在果园被发现，死状惨不忍睹。彭婉如之死点燃台湾社会对女性安全与权益的高度关注，此后，《性侵害犯罪防治法》、《性别平等教育法》和“两性教育平等教育委员会”等相继问世。

在批评蔡英文漠视女性权益的声音中，李元贞一句蔡英文“对不起彭婉如”最令人心动。李元贞投书媒体表示，女性官员不到1/10，离彭婉如当年奋斗的“妇女参政1/4”的目标差太远。民进党常常要纪念为党牺牲奉献的前辈，却把当年吸引很多妇女支持民进党的彭婉如忘得一干二净，此次蔡英文团队女性比例大倒退，“实在对不起在民进党党内开创妇女参政的彭婉如女士”。

有人就此话题发表见解：不仅对不起彭婉如女士，也对不起台湾的妇女团体，更对不起台湾所有关心两性平等、期待有更多平等的选民！



女性在台湾社会展示着越来越强大的力量。因为妇女社团在台北日本交流协会抗议，要求日本反省战争责任、停止侵占钓鱼岛，向当年台籍“慰安妇”受害者道歉赔偿。 黄少华摄

台低生育率有望反弹

小霞

台湾科技主管部门本周公布，台湾的80后女性虽然仍然晚生育，但生育意愿仍高于70后，台湾的生育率有望反弹。到目前为止，70后生育率最低。

台湾自2003年起就一直维持超低生育率，2010年甚至跌破1，但2012年出现止跌回升迹象，达到1.265，创下近10年新高。据分析，台湾父母对子女的教养投资占终生所得的比例高居世界首位，加上寿命延长后的养老需求，长期而言可能恶化家庭财务平衡。所以，育儿和教育成本是抑制生育的主因。另外，女性晚婚或不婚的比例与大学或以上教育程度有直接关联，受教育时间长对女性结婚机会会有不利影响。

要继续改善生育状况，专家提示要注意三方面的问题：首先是注重工作和家庭的平衡，增强性别平等意识，降低高学历大龄女性的不利处境；其次是改善年轻人的经济状况，降低经济威胁的感受；此外，需要公共部门分担家庭生养负担，公私协力支持育儿家庭。

专家指出，台湾薪资低，工时相对欧美又长，也不够弹性，以致女性不敢生小孩，夫妻也没有时间好好去规划家庭愿景。因此，如有工时、居住安排、贷款、育婴留职停薪等政策介入支持，将有助提升生育率。

超商即便利店，一天24小时提供人们的生活所需，从吃喝到买票交费，甚至取钱传真，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找不到的。台湾最密集的设施就是便利店，从写字楼到地铁站到各小区都有。

自动门伴随着“叮咚”一声或一小段旋律成为便利店的标志，已经让大多数人熟若罔闻，但却招致一些人的投诉。台北市环保局表示自前年起就有超商附近居民投诉门铃声，表示“夜里吵到不能睡”。环保局实地测量，“叮咚”声分贝在70至80之间，相当于一辆摩托车原地发动的音量，于是大意，着手与超商商议解决之道。最初环保局希望超商在夜间将门铃静音，但业者表示“门铃”并非只是招牌声和提醒店员有顾客上门，在夜间还有安全警示的作用，有助店员的工作安全。

最后，台北市环保局出台“最大音量”限制方案，经过一年的测试，在门铃音量与不扰民之间找到平衡点。此方案规定，夜间门铃最大音量为52分贝，超标即罚款3000元（新台币，下同）以上3万元以下。具体执行方法是接到投诉后测量门铃音量10次，以平均值计算。

台北市环保局表示今年3月31日已通知24小时营业的超商，今年7月1日起实施新规。



台湾便利店密集

澳门各娱乐场已经禁止任何人在博彩桌上使用电话。据介绍，禁止使用电话是防止有人在博彩桌上电话投注，因为电话投注较难核实投注人身份及资金来源，因此，大部分有博彩业的地区都禁止在博彩桌上用电话。

过去，澳门娱乐场的贵宾厅可以有条件地使用电话。澳门特区政府管理部门表示，为避免产生不必要的误会，杜绝违规行为，现禁止任何人士在博彩桌上使用电话。澳门特区政府要求博彩业依法经营，提供诚信优质服务。管理部门在实行新规前已经与业界沟通并做了评估，认为推行此措施不会对澳门博彩业健康发展有任何影响。

朴子

澳门博彩桌上禁电话

游台湾要当心肠病毒

小夏

台湾疾病管制部门公布，近日台湾各地肠病毒感染患者骤增，高雄、台北相继公告肠病毒疫情进入流行警戒期。据台北市卫生局介绍，有些学校的班级已因此停课。卫生局要求托育机构如发现疑似手足口症、疱疹性咽峡炎或肠病毒感染的学童，应于发现时起48小时内至“台北市学校传染病通报系统”完成通报，违反规定将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1.5万元以下罚款。

此外，台湾疾病管制部门的统计还显示，今年登革热境外输入个案累计已达98例，为历年同期最高。



香港书展上的爱书女。

谭达明摄

看香港

香港人说阅读

牛琪 王小旒

“如果将阅读的定义收窄至书本，香港人的阅读气氛并不算浓厚。”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叶佩珠说，“但如果将网络、手机甚至社交媒体上的阅读也算入，我想香港人从未如此热爱阅读。”

不过，这种基于载体的解释，并不能完全描述阅读在香港所遇到的“尴尬”。在这个商业氛围浓厚的地方，读书似乎成为众说纷纭的“罗生门”——批评其“文化沙漠”和阅读风气淡薄的同时，无数人又涌进书展；一边感叹着在香港只有实用书籍能够大卖，另一极的深度阅读却也从不乏读者。

实际上，对香港阅读风气日渐式微的感叹，首先因书店经营状况而起——知名度颇高的诚品铜锣湾店从最初的24小时全天候，到目前前日至周四的每天10时至22时，营业时间一再缩短；去年初，来自澳大利亚的连锁英文书店恬墨书舍也关掉了其在国际金融中心的旗舰店。

“我认为很大原因是租金太贵，它们的营业额没法支持。”香港市民许女士说，“但究其深层原因，可能是香港人对读书这件事没有习惯。”

尽管去年香港书展有逾百万人次进场，参

观人士的平均消费也达到903港元，但据叶佩珠介绍，最近香港出版学会发表的调查显示，香港人阅读书籍的频率正在下降，过去一年有七成受访市民有阅读习惯，平均每周阅读3小时及每月阅读两本书，主要以文学小说、心灵励志书籍为主。每年购买书籍多于500港元者，只占受访者的1/4。

是否就此可以判定，香港人的阅读状况真的有些“糟糕”？一些数据和观察，提供了硬币的另一面。

为了解香港人的阅读习惯、对阅读的观感和整体阅读风气，新鸿基地产发展有限公司连续数年进行“新地喜‘阅’指数”调查。2015年的调查结果显示，香港人喜爱阅读的程度及对社会阅读风气的评价均录得新高。调查显示，近六成受访者表示在调查前的半年内曾经阅读，较2014年的四成大幅增加，其中越年轻的受访者越倾向有阅读习惯；每周阅读的时间亦由2014年的1.3小时大幅升至2.3小时。

在香港的书店和图书馆也能看到，即使非休息日，购书和阅读的氛围也并不冷清。不少上班族利用午休时间逛书店，一些年轻人坐在椅子上捧书而读。图书馆里更有许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感受阅读的乐趣。

“年轻作家创作比赛2016/17”活动正在香港举办，此项比赛将重点扶助具潜质的年轻人，让他们借着文学创作建构香港地道的阅读文化，并鼓励大众通过阅读开拓知识领域；香港语文教育及研究常务委员会和特区政府教育局也在校园举办活动，旨在拓宽学生的阅读视野，并持续推动香港“悦爱阅读、愈读愈爱”的阅读文化。

就书店经营问题，叶佩珠认为，香港一直是开放型城市，书店来去自由。有同业关闭分店之时，亦有同业增设门市，“困难与机遇并存”。

更重要的则是培养阅读风气。“这需要社会共同努力，包括政府、媒体、学校、家庭和出版业界等方面的配合。”她说，多带孩子去书店和图书馆，或以书为礼来奖励孩子，能让孩子受用一生。

不过，对大多数香港市民来说，快节奏的生活脚步和高强度的工作密度，或许才是造成阅读“尴尬”的真因。比如在中环从事金融业的张先生，相比读书而言，他更倾向于看杂志。“读书需要整块时间，但现在的知识和信息量太多、太广、太杂，只能碎片化处理 and 积累。”他说。

(据新华社香港电)